

名分

万世国 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名分

万世国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分/万世国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8.1
ISBN 978-7-207-07703-5

I. 名... II. 万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5245 号

责任编辑:李智新
封面设计:徐威波

名 分

Mingfen

万世国 著

出版发行	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通讯地址	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
邮 编	150008
网 址	www.longpress.com
电子邮箱	hljrmchs@yeah.net
印 刷	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2
字 数	320 000
版 次	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07-07703-5/I·1015
定 价	28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、赵景波

序

生活中有很多事,不曾被人们注意,往往是被艺术家们捕捉到了,经过思考加工后就会成为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艺术作品,比如梵高的《向日葵》、茹志鹃的《百合花》、鲁迅的《孔己己》,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。生活中有些事是完美的感人的,但是,有些作品创作出来却平平,不能反映事物本来的面目和内在精髓,此类作者亦不为少见,而我则属其中一个。

这部小说,选材的故事是真实的,主人公多半都还健在,对于我把他们写进书里,并不以为然,即便我把小说读给他们听,他们最多只会淡然为之一笑,说句:“有些像我,却不是我。”这话并未引起我的不满,反倒使我很安慰,因为毕竟免去了对是非争执的麻烦。

其实,这种结果是我追求的本意。我没想为任何人写真写实,只不过想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读者更深刻地去领悟书中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;让读者看到:一个发生在小小乡村的离奇故事,一个男人与一对姐妹的温馨爱情,透视着善良正义与贪腐丑恶,昭示着法律进步与社会文明。我想把这部作品打磨成一面镜子,生活中我比较喜欢镜子,因为它使人感受真实,清澈得可以看到自己的灵魂。

在这里,我感谢为我提供素材和写作过程中给予指导和帮助的朋友们!同时,也殷切地期盼读者朋友们的热情指正!

万世国

2007年12月18日

松花江南岸有一座黄土山丘，很早以前人迹罕至，杂草稀疏，四季一派荒凉景象，人们习惯地把这座山丘叫荒山。站在荒山北侧，居高临下向远眺望，平原上有一片白亮亮的沼泽地，形状像弯弯的月亮。夏日里沼泽四周长满了芦苇，阵风吹来，成片的芦苇不停地摇晃着白色的头，像大海的浪花在奔涌。野鸭在这里飞腾，天鹅在这里闲游，鸳鸯在这里嬉戏，仙鹤在这里盘旋，似乎诉说着水域的神秘，这里就是月亮泡。月亮泡西侧，有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，土坯草房，绿树掩映，阳光普照，宁静祥和。这儿就是月亮泡村。村里人一年四季除了种地以外，就是以月亮泡为生，岸边的芦苇收割了，好的编成席子，送到城里供销社土产公司换成钱，差些的卖给城里造纸厂，年年都有丰厚的收入；泡子里野生鱼多而且大，夏天人们撒网捕捉，冬天人们凿冰窟窿，用抄箩捞，用柳钩勾，只要是勤快人家都会有不少的收入。村子开始住的是柳氏和牟氏两族，起始叫柳木村，后人得益于月亮泡，总说自己是月亮泡的人，说来说去，日久天长，人们就习惯叫村子为月亮泡了。

村子东头，靠着月亮泡岸边住的人家主人叫柳宗棠。柳宗棠六十二岁，早年在城里一个水利部门工作，是个正式职工，在单位是专业技术人员。一九五八年“反右”时，他说了几句耿直的话，被划成右派。柳老汉心里委屈、不服，一气之下来到老家这个偏远小村当了农民。由于人生受到挫折，入乡后他再无所追求，终日散仙似的

无所事事，家中日子过得挺拘谨。但是他在村里人缘儿极好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往前凑，张张罗罗的像干自己的事一样，非常热情实在。谁家也都不肯亏待他，免不了每次都是酒水相谢。日子长了，他就有了一个嗜酒的习惯，谁家酒都喝，喝了便醉，人送外号“酒魔”。柳老汉家有五口人，除了老伴，还有三个姑娘，最让人称道的是柳氏三姐妹。大女儿柳怀玉，今年二十八岁，四年前嫁到了城里，丈夫是一位国营工厂的工人，生活还算富裕，每年春节都要和丈夫带些礼品回到娘家来，深得父母的喜爱；二女儿柳贞玉，二十二岁，高中毕业没考大学，在家务农，是家中唯一的一个壮劳力；三女儿柳素玉，十八岁，在城里读师范，过两年才能毕业。柳家的三个女儿，在村中出了名，长得水灵，个个眉清目秀，皮肤白皙，像出水芙蓉一般好看，性格开朗，娴静温顺，聪明伶俐，人送外号三仙女。二女儿柳贞玉到了婚配年龄，南北二村来提亲的人不少，她却个个不同意。父亲呢，当然也不同意，经常说：“凭我们贞玉到城里也能找个像样的人家，怎么也不能因在屯子里过着土里土气的日子。”人们听了这话，提亲的自然也就少了。

柳宗棠的西邻是牟全和家。牟全和今年三十二岁，是地道的庄稼人，由于父母早逝，家中的一切都是他张罗，立事较早。他性格外向，喜欢交往，一般人见面就熟。生产队看到他有这个特长，就用他当外交官为队里跑外，轻松巧活干久了，养成个游手好闲的毛病。不仅如此，还好以酒交友，有时喝多了也云山雾罩的，闹出不少趣闻，人送外号“二流子”。牟全和的媳妇叫李大丫，今年二十八岁，在生产队从事劳动。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如今已经三岁了，小名忠志。家中老婆当家，管的最多的是丈夫作风问题，因此家中常常闹纠葛，过三过四之后，每次都是牟全和服软，足见婆娘的武力和嘴码子的利害。牟全和还有个弟弟，名叫牟全海，今年二十四岁，五年前当兵去了，已经超期服役，很快就会退伍回来了。牟全和与老婆为这事嘀咕了几次，主要是商量牟全海回来后结婚的问题。牟全和家

庭虽然是不算穷，但也不算上富裕，收入全靠夫妇二人在生产队里劳动所得。论吃穿还说过得去，论积蓄则谈不上了。因此，将来为牟全海操办婚事，对牟全和家来说是一件棘手的事。

四年前，柳家和牟家两家发生了一场格斗，至今两家还是不很和睦。事情是这样：牟全和没订婚之前，早已对柳怀玉有爱慕之意。当时，已经有人给柳怀玉介绍了一个城里人，是国营工厂的一位青年工人，相看了一次，觉得人不如牟全和长相好看，而且年龄大她六岁，不是十分中意，便对牟全和有意。正在他们态度暧昧的时候，邻村的姑娘李大丫，对牟全和也早有爱慕之心。她与牟全和是初中同学，在一次与他见面时，听说柳怀玉在追他，心中便很着急，回去与爸爸妈妈说了。老人听了姑娘的话，托媒人与牟全和商量一下，便订了下来，不到一个月就结了婚。婚后不久，牟全和认为自己媳妇的性格没有怀玉温顺贤慧，相貌也不如怀玉好看，便有些后悔，无奈木已成舟只好认了。柳怀玉见时过境迁也就逐渐死了心。但是，毕竟邻居住着，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免不了相互打声招呼，说上几句话。

有一天早上，二人都到自家的房山头解手，起来时隔着矮墙，双方打了照面。柳怀玉的脸红了，急不择言，顺口说了一句：“全和哥，今天去队里干活么？”未等牟全和答话，正巧牟全和的媳妇李大丫也来解手，见二人表情挺热乎，心生猜疑，十分不悦。她冷冷地说道：“这个臊地方有啥好说的，到苞米地唠去多舒服啊！”当时的柳怀玉还是一个大姑娘，哪受得了这个，立即回道：“你个养汉老婆，晚上尿喝多了，满嘴没一句人话。”李大丫怒不可遏，跳过墙去一把抓住了她，二人厮打在一起。牟全和喝止媳妇，不料越劝媳妇越泼，以至于连他也被骂进去了。这时劝架的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。李大丫膀大腰圆，此时更是飙性大作越打越勇。柳怀玉文弱秀气哪是她的敌手，只得一边躲闪一边逃，急不择路，一下子跑进了月亮泡。李大丫跟进还打。人们怕出人命，几个小伙追入水中，将她强拉上岸。柳

怀玉也被人扶回了家。父母怕生出别的变故，迅速给柳怀玉定了亲，而且闪电般的结了婚，对象就是原来那位城里国营工厂的工人。

事情过了两年，人们也就淡忘了。秉性相投的人总是爱往一起凑，牟全和有时自己喝酒感到没意思，就让媳妇隔墙喊一声柳老汉。柳老汉从不见外，只要在家定然不辞，随请随到。

月亮泡村比较偏远闭塞，村中一向平静。一九七九年四月初的一天，村中忽然传出新闻：牟全和的弟弟牟全海当兵复员回来了。由于适逢四月，家家敞窗开门，这消息像春风似的吹进了家家户户，人们很快都知道了，一时间村子里活跃起来。

最热闹的还是牟全和家。牟全海是头天晚上到家的，兄弟俩分别五年头一次见面，由衷地高兴，显得格外的亲热。牟全和赶紧给弟弟收拾房间，安排住的地方。嫂子也是满面笑容，显得亲亲热热的，张罗着给小叔子擀面条做饭。侄儿忠志年岁虽然很小，开始对叔叔眼生了一会儿，后来见爸爸妈妈都笑着对待，慢慢地也亲近起来。后来牟全海送给他一包小食品，乐得他合不拢嘴，身前身后地围着叔叔转，有时还让叔叔抱一会儿。

牟全海回来的第二天。清晨早起，柳老汉的老伴悄悄地对老汉说：“孩子她爸，刚才我倒灰从院外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从西院里出来一位军人，模样和原来牟家的二小子差不多，该不是他复员回来了吧？”

“那也有可能，听说这些日子要回来。”

“吃罢早饭你过去看看吧？邻居家住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装着看不见也不好。”

“不用开导，我会去看的，说不定还能混一顿酒喝呢！”

“酒，就知道喝酒，也不捉摸点别的什么事？”

“与他家有啥事可说？看一看送个人情也就是了。”

“我只是随口说说你那个臭毛病罢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柳老汉吃完早饭，在炕上躺了一会儿，在屋里屋外的转悠了一阵子，见十点多钟光景了，才慢腾腾地去了西院。这院子，他时常来，也不生疏，连那只大灰狗瞅他都不叫，甚至还晃动尾巴。柳老汉见房门开着就直接走进了里屋。人们都向他打招呼，年轻一点的起身给他让座。柳老汉坐下，打量了一下屋内，见有四五个人，牟全和的堂叔与堂兄也来了，还有一个是李大丫的娘家哥哥，最后他把目光落在牟全海身上。这个年轻人穿一身草绿色军服，高高的个头，团方脸形，面色黝黑，浓重的眉毛下，二目炯炯有神，英姿威武，显得智慧而刚毅。柳老汉看罢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右手抹了一下嘴巴夸赞道：“呵，全海出息成个大人了，还挺英武的呢！今年多大了？”

牟全海赶紧从炕沿边下到地上，向柳老汉躬了一下身子，文静地回答说：“二十四岁。”

柳老汉见他这么恭敬自己，心中十分喜悦，继续问：“当几年兵啊？”

“五年。”

“什么兵啊？”

“工程兵，是个班长。”

“这几年攒了多少钱呀？”

“当兵不挣钱，只发军贴，带回来也就百十块钱。”

“这点钱够娶媳妇吗？”

牟全海脸红了，低下了头，没有回答。

这时外屋又进来一个人，很快出现在里屋门口。大家见了都很惊喜，连柳老汉都站起来了，赶忙打招呼：“队长来了！”

牟全和赶紧过来，把队长让在一个显要的位置坐下来。队长神态很沉稳，慢慢地坐了下来，略带温和地问：“全海是什么时间回来的？”

牟全海认得他，他名叫孙洪才，四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自己在家的時候，他是生产队的会计。听了他的问话，牟全海忙说：“昨天晚

上才回来，劳您亲自来看，真是感谢了。”

队长孙洪才慢声拉语地说道：“全海出息了，说话都这么好听。工作是分配呢？还是回乡？”

牟全海说：“按照政策，我属于无父无母，组织上能照顾安排工作的。”

“那挺好，上工厂就是进城了，这屯子里又脏又累的谁愿意呆呢？城里比农村舒适，好哇！”

一时大家没了话语，屋子里静了下来。

牟全和想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，虔诚而又认真问道：“队长，听说世界银行派人到咱月亮泡来考察水产养殖，真有这事吗？”

孙洪才立即显得兴奋起来，像是碰到了收音机的按钮，话匣子一下又打开了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你耳朵真灵啊，这事你啥时知道的？”他望了牟全和一眼，见他没回答，接着说，“真有这事，不过，尚未落实。”

大家都觉得新奇。柳老汉追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李大丫站在一旁端茶倒水，自从队长孙洪才进了屋，她心里就在暗自嘀咕：队长一般是不登家门的，平时请也请不到，今天能来家看望牟全海，是看得起我们这个家，难得有巴结的机会，人家是一村之长怎的也得当成贵宾那！想到这儿，正逢柳老汉插话，她连忙笑嘻嘻地说：“哎呀，孙队长，你们唠着，今儿个谁也不许走，难得有这么个机会，都在这儿热闹热闹。”

牟全和见队长无意推辞，便对媳妇说：“快去吧，准备得好一点儿。”

李大丫说完出去张罗做饭去了。

孙洪才见有招待，心里喜滋滋的，咳嗽两声一本正经地继续说，“我们的月亮泡水域广阔，现在是野生自繁自养，太原始了。据说世界银行选中我们月亮泡了，说是适合人工养殖，只要是适应当地气候的鱼都能养，大鲤鱼能养到四五斤重。如果有技术人员还可以养

甲鱼。人家外国人养鱼一亩都能产二千多斤，我们也能办到。真要是到了那时候，我们月亮泡的鱼可就在城里市场唱了主角，家家都能吃到我们的鲜鱼了，我们月亮泡也就出了名。但是，不知道能不能选中我们月亮泡。”

牟全和的堂叔心想：这样养出来的鱼还分真假么？便好奇地问道：“孙队长，什么是‘假’鱼呀？”

孙洪才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说的是学名，土名叫王八，营养价值高，相当贵重，有钱人才能吃，很少能买到。”大家一听笑了起来。孙洪才继续说，“如果我们这里被选中，可就有好大一笔投资呢！还有外国推土机、大汽车，可能还有小轿车。那时候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子可就风光了。”说罢咧嘴笑开了，像是已经坐上了小轿车似的。

柳老汉听出了门道，问道：“那鱼就不许随便打捞了吧？”他见孙洪才只是点点头。又问：“那我们不是减少收入了吗？”

孙洪才说：“不会的，我们的地盘还有收益嘛，谁搞都得给我们地租钱；要是准许我们自己搞，那钱就分得更多了。”

柳老汉像是通晓了几分，说道：“这么说倒是一件好事！”

孙洪才说：“那当然，不过，如果真的要交给我们经营管理，我们村里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人才，要是在村里选人去培养，你们谁能是这块料啊？”大家听后都不吱声了。孙洪才见大家不语，又说：“咱们这村子，有几个在外面闯荡过有见识的？目前就有全海这么一个人，可人家又会进城，咱们怎么也不能挡住不让人家进城啊！是不是全海？”

牟全海有点腼腆的样子，说道：“现在不好说。”

孙洪才说：“现在城乡差别大，谁不想进城啊？可以理解。”

说话间饭菜好了。李大丫张罗着摆桌子，酒菜上来了，大家围坐下来。孙洪才坐了上座，柳老汉年长，坐在他旁边。

牟全和端起酒杯，满脸笑容地说：“今天我弟弟回来，大家能来

看望我很感激,谢谢父老乡亲,谢谢队长百忙之中光临!来,为了表达我们全家的敬意,我提议干一杯!”

大家都说:“理当。”随即一巡酒就喝下去了。

孙洪才放下酒杯,略带醒悟地说:“哎呀,全海二十多岁了,也该张罗着成个家了?”他看了看牟全和,又问,“有目标没?”

牟全和回答说:“还没有呢。”

孙洪才显得有些兴奋,热情而又肯定地说:“咱村里有几个姑娘不错,过几天我帮着张罗张罗。”

李大丫站在屋子中央,听得仔细,立即封口,脸色冷冷地说道:“咱村的姑娘我都数遍了,没一个可心的,不是不般配,就是不沉稳,疯疯张张的不守规矩。”

柳老汉听了心中十分不快,知道李大丫所指的是对他的姑娘说的,怎奈酒桌之上不便回应,只好忍着不肯做声。

孙洪才又说:“全海小伙人是不错,部队锻炼多年,也长不少见识,只是目前经济条件差些。”他又看着李大丫笑嘻嘻地说,“弟妹,这条件也不能要求太高啊?”

李大丫偷偷地看了哥哥一眼,担心有人提出谁家姑娘的名字来,假意笑着说:“我的队长大人,那也不能剜个萝卜就是菜呀,这是一辈子的大事,您说是不是?”

孙洪才见状也只得附和说:“是呀,老嫂比母,全海得听嫂子的,这合常礼!”

牟全和听了媳妇的话,也有些不快,连忙缓和气氛说:“全海的事,还有劳大家费心。”

堂叔和堂兄迎合说:“全和,你放心,我们决不能坐视不问,家族岂有袖手旁观的道理?”

牟全和忙说:“好好,喝酒,喝酒。”

这顿饭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三点钟。桌子上一片狼藉,杯盘碗筷混杂不清,虽是开着窗子,屋子里还是布满了酒气。人们都喝得

东倒西歪的了，有几个意识还明白点的，纷纷要求急于回家睡一觉，就先走了。没有喝酒的只有牟全海和嫂子。等人们散去之后，牟全海帮助嫂子收拾桌子屋子。牟全和躺在炕上早是一动不动，呼呼大睡起来。嫂子让牟全海将残羹剩汁倒去喂狗。牟全海端了去，不一会儿回来了，脸上神色有些慌张，对嫂子悄悄地说：“隔壁柳大叔醉倒在大门口了，我得把他送回去。”

李大丫说：“他每次都喝多，可从来没有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快把他送回去吧，要不别人看见了成啥事！”

柳老汉多喝了几杯酒，心情也很郁闷，就有些醉了。他是最后一个从屋里出来的，跌跌撞撞走了不多远，脚下一软，就地躺下睡了，以后的事就记不起来了。柳老汉是躺在门旁一垛墙边，侧身卧着，静静地打着鼾声，睡得十分香甜。牟全海望了一会儿，准备把他叫醒，连叫带推地好一阵子，柳老汉终于哼了一声，牟全海将他扶起来，搀着他一步一晃地往家走。东西院住着，距离不是很远，他们却用了很长时间。柳老汉基本没清醒，走几步就蹲下去，再加上天气热，他睡得有点黏黏糊糊的了。

好不容易到了柳家门口，牟全海已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。他将柳老汉靠在墙上，用手一点一点拂去他身上的泥巴和尘土，又替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这才走进屋去。他全神贯注地搀扶柳老汉迈进门槛，扶上炕躺下。这时柳老汉老伴过来帮忙，给柳老汉枕上枕头，柳老汉又安静地睡着了。

这时，牟全海才算喘了一口气，开始注意屋里，室内家具简单，整洁利落，虽然十分简朴，但是，看得出是个勤快人家。柳老汉老伴微笑着让他坐下休息一会儿。他满头大汗，又感到生疏，想尽早回去。正在这时从里屋套间里走出一位姑娘，看着酒气熏熏呼呼大睡的柳老汉，满脸不悦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在你家喝的？咋给灌成这样？不是你家人就不心疼了？”

柳老汉老伴说：“贞玉，别这样，你爸他贪这口，自己喝多了，怎

么能怪怨别人呢！”

牟全海见有台阶下了，急忙躬了一下身子，说声“对不起”，快步溜出屋去，一边走一边想：这柳贞玉已经长成大人了。虽然没来得及看个仔细，不过看架势可挺凶的，猜想一定是个小辣椒。

二

东北农村有句俗话：一家女百家求。说的是女子到了谈婚论嫁年龄，托媒提亲的事便会多起来。这情景是过去的事，后来人们的观念变了，男女都一样，谁家的青年男子出众，到了婚配年龄，女家求婚之事多起来也是常理。现在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主结婚，已经是寻常之事不足为奇了。但是，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，还多半是讲究明媒正娶，尚没有达到现在这样文明，没有真正实现婚姻自主。

牟全海刚从部队回来，单纯质朴，朝气蓬勃，英姿威武，人们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。听到这消息，有女待嫁的人家自然不肯放过这种机会，所以，没过几天媒人便陆续上门来了。那天在牟全海家喝酒的人中，有一位是李大丫的娘家哥哥，名字叫李伟，是邻村北星大队副大队长。听妹妹传信说牟全海从部队退伍回来了，便立即过来替人相看。他看见小伙子果然像妹妹说的那样长的挺帅气，也挺机灵的，十分满意，便与妹妹约定下星期找天领人过来相亲。因此，酒桌上队长孙洪才提出为本村姑娘提亲的事，当即被李大丫封口。其后也有试探提亲的，也全都被李大丫挡住了。大约过了一个星期，

是个风和日丽的天气。李大丫的哥哥和嫂子领着一位姑娘来到牟全和家。李大丫对自家的哥哥、嫂子是分外亲近，跑到门外将哥嫂三人迎了进来，让到里屋就座，端茶倒水极是热情。见面之后，相互作了介绍，大家就算相识了。李伟领来的这位姑娘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小姨子，名叫周冰倩。李大丫也是第一次见到嫂子的妹妹，看是一表人才，心里美得不得了。她巴不得一锤定音，怎奈牟全海这会儿不在家中，吃过早饭出去蹓跶去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李大丫张罗要做午饭，姑娘说什么也不同意，说村与村子相距也就五里来路，走的话一会儿也就到了，推辞不应。李大丫也很理解，初次登门怎好吃饭呢？那样显得多没身价呀？他们只好坐下来唠嗑，有说有笑的满屋子都是欢乐。说得正热闹，这时牟全海从院外回来了。李大丫看见了，急忙迎出去，在外屋门口就把他数落了一顿：“也不知道干啥去了，这半天才回来，人家都等急了。”随后她将娘家哥嫂带人相亲的事简要地向他说了一遍，“你自己好好看看，主意自己拿！”嫂子这样说。

牟全海感到突然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在嫂子的催促下，硬着头皮走进了里屋。他认得嫂子的娘家哥李伟，过去常见面，对于李伟的爱人这回是第一次见面，再加上知道是来给自己提亲的，心中有些忐忑不安，紧张起来。牟全海向客人们道了问候。

这时牟全和见弟弟走进屋来，开口说道：“全海，今天李家哥嫂特地领来一位姑娘，是北星村人，叫周冰倩，是你嫂子娘家哥的小姨子。”牟全海向周冰倩望了一眼，红着脸点点头。周冰倩站起身来，微微向前施了一礼。牟全和又把牟全海作了简单介绍。之后说道，“你们双方认识一下。”

牟全海抬起头看了看姑娘，这个周冰倩确实有些出众：高挑的个头，有一米七十左右，上身穿短袖淡粉色黑条相间的花格小衫，大开领，脖颈及下方裸露着；下身穿一件浅灰色七分长裤，显得十分利落；蓬松黑亮的长发下，是一张鹅蛋似的脸，眼睛不是很大，双眼皮，

黑黑的眼珠波光袭人；鼻子挺秀，嘴唇红润，肤色白皙，面含羞涩，俊俏迷人。初次见面，给人一种挺有主意的感觉。

姑娘周冰倩听牟全和说完也抬起头向牟全海看去：对于牟全海她并不陌生，他们同在星光中学读书，虽不同届同班，但是每天上学有一段路是一起走，相互间早就认识。今天虽然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，牟全海往日的形象还留在她印象里，只是昔日的稚气不见了，现在的牟全海已经出落成个大人了，面目英俊，身体壮壮的充满了朝气。她看罢脸上现出了红晕，低下头去默不作声。

牟全和说完，屋内的气氛像凝固了似的，一时间谁都没了话语。李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看到大家都不说话，便出主意说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古来如此，你们别不好意思。现在是自由恋爱，我们只不过是牵个线搭个桥，你们出去走走，谈一谈，互相了解得会多一些，主意还要自己拿，别在我们跟前了，挺受拘束的，开朗一些，去吧！”

别人也都撺掇，牟全海和周冰倩出了屋子，一起走上去往星光公社的大路。这条路是他们熟悉的，此刻宽宽的沙石路上，却没有车辆，只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在远处慢悠悠地蹬着，东张西望地看着风景。开阔的田野，一望无边，郁郁葱葱，像是给大地铺了一块大大的地毯。太阳当空照着，没有多大的风，天气有些干热。他们并排走着，但是相互间留了很大的距离，慢慢的蹒跚着，谁也不出声，像是都做着认真地思考。大约走了有一里多路吧，终于有沉不住气的了。

“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周冰倩先开了口，声音也很大，见前后没人，主动向牟全海身边靠过来。“回来几天了？对象看了好几个了吧？”

牟全海也找不到话题，听到周冰倩开朗的问话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拘谨的心情也开始轻松了些，心想：这位周姑娘倒挺外向，问起话来单刀直入。他没有立即回话，侧脸看她笑了，之后，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头一次。”

“我姐说，给你说媒的可多了，怎么会是头一次呢？”

“这我不知道，但是，像今天这样是头一次。”

“看来我很幸运，与一位真正的小伙谈对象。”说罢，周冰倩咯咯地笑了，“那么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当兵？”

“丹东。”

“当兵一定很有意思吧？打过仗吗？”

“和平时时期，只是战备，没打过仗。”

“那当兵成天都干什么呀？”

“训练、执勤、施工、抢险救灾。”

“那多平庸啊！立过功吗？”

牟全海心想：听她问这些话，这位周姑娘对部队是不够了解，有些认识不正确，我得让她知道我们当兵的辛苦，让她知道这安定幸福的生活环境是有人付出代价的，说些什么呢？他沉思起来。

周冰倩见牟全海不说话，又问：“你在部队干的怎么样？当过什么官呀？”

“我当过班长，还只是战士，不是干部，但是立过功。”

听说立过功，周冰倩似乎很感兴趣，追问：“怎么立的功呀？”

牟全海见她这么热衷这个话题，便说开了，从头至尾给周冰倩讲述了自己立功的事。一次，驻地一家工厂失火，火借风力，很快蔓延，附近的居民楼也烧了起来。部队接到命令，前往灭火救人。牟全海他们班被分配去抢救滞留在居民楼内的一户居民。他和四个战士冲了进去，冒着浓烟大火，救起了两位年逾七旬的老夫妇。及至冲到楼出口，老大娘突然惊回神来，喊道：“孙子！孙子！我的孙子还在屋里！”听后，牟全海知道火势太大，回去救人几乎再没活着出来的可能，但是他毫不犹豫，命令四名战士将两位老人送到安全